

暗河 ANHE

● 聂震宁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暗 河

聂震宁 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融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1印张 220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5363-1115-×/I·236 定价：3.50元

暗 河

聂震宁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B777865

集前赘语

一切真实的存在都蕴藏着艺术，只是我所未觉；
一切真正的艺术都表现着个性，只是我所未悟；
一切真诚的个性都昭示着道路，只是我所未见；
一切真确的道路都能通向人世，只是我所未知；

因而：

我写繁华的大都市，也写蛮荒的大山林；我写历史，也写现实；我写一切我所感知的存在，我写一切存在中我的感知；

我记住：是我写！

因而：

我希望走自己的道路（问题在于发现和表现），既不与别人抢道，也不想给别人让道。否则，我不如去经商，或者去做一个制鞋匠。

目 录

集前赘语

暗 河 1

长 乐
——长乐系列之一 48

从 善
——长乐系列之二 56

有 朋
——长乐系列之三 64

男 婚
——长乐系列之四 72

女 嫁
——长乐系列之五 82

山 魂	90
-----	----

黑森林 白姑娘	106
---------	-----

墨玉手镯	124
------	-----

云里雾里走马帮	131
---------	-----

土牢山之死	156
-------	-----

岩画与河	173
------	-----

天国之翼	238
------	-----

暗 河

1

地下有河，穿行于地底穿行于黑暗穿行于万千生命之下；地下之河，流向东奔向西横于北溢于南奔流横溢无所不在，因此，称为暗河。广西西北山区有暗河。而据说地球无处不有暗河，只有深浅隐露大小长短之别，尚待人类去发现。

勒达寨有一个暗河口，壮族人称它做莫弋岩。莫弋是桂西北山区传说中的壮族英雄，能大能小能粗能细忽软忽硬忽柔忽刚的半人半神，一箭穿三山，一泡尿射到天廷，早在京城上朝夜回广西同老婆睡觉的大王。到处都有人传说他是自己村寨的人，到处都能指出他出世的地方风流的痕迹神勇的标志。勒达寨的人就把莫弋岩指为莫弋出世的地方。高十数丈岩洞口成椭圆周遭有茸茸绿草中间有涓涓细流长年溢出，而洞深十数丈又有暗河满满地流过，这便是那位半人半神的英雄的母亲孕子的宫殿分娩的通道。从前的男女面对它不晓得是怎样的表情，而今的人说起它男人就得意地哈哈大笑女人就快活地脸红，娃崽们却借此谩骂自己的敌手。虽然，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反封建迷信时不准提它，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时不准提它，可是今年我去勒达寨，那里的众人照旧同我提起它，一面说时脸上一面有赞叹之意炫耀之色淫褻之乐

神秘之感。我感到不可思议。一位被本民族引以为骄傲和光荣的神话英雄，这个民族的人们怎么会对他母亲生殖他的器官如此津津乐道，而这津津乐道之中又还蕴含着某些崇敬的意味。虽说是不可思议，可是对于这一民族文化现象我也是津津乐道的，远远超过了对于暗河那神秘的自然地理现象的兴趣。

莫弋岩暗河在勒达寨人的精神和生存中的地位是很神秘的。暗河帮助他们渡过了每一个旱灾，暗河还帮助他们生产了大量的雄性后代。一个女人倘若希望生产一个男娃崽，只要她在太阳出来之前和太阳落山之后，下到莫弋岩的暗河浸泡自己的下身，大量地喝下暗河的水，总有一天会如愿以偿。这对于需要男人来打猎打谷和打架的山里人，对于需要更多的男人来支撑门户和繁衍后代的人们，暗河的功德简直就是恩同再造了。我听勒达乡中学的一位化学老师说，那暗河的水一定呈碱性，碱性对于妇女生育男孩有很神秘的作用；我又听勒达寨一位蓄着花白色的小辫子的阿公说，那是莫弋大王的老娘肚里头的命水，自乎然是要养出男崽来的。

勒达寨和附近几个寨子的男女们自然要对莫弋岩暗河有很深的敬畏之感和亲切之情。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青年男女们要聚在一起唱山歌。别处都兴白天唱，这里却兴夜晚唱，叫做夜歌圩。往昔是依靠火把照明，现今则有手电筒光在夜空在大山上在莫弋岩口挥舞划动。夜歌圩总要在莫弋岩前进行。当那些情火灼人的山歌把后生男女的心灼得热腾腾的时候，闪忽不定的电筒光将那被指为人类创世孔道的椭圆形岩洞的轮廓赫然照出，那热腾腾的心便会飘忽不定起来。

姑娘便会浑身舒服而酥软，很想就地倒下去，将自己想象成那位巨人的母亲而雄壮地裸现于天地人世，后生男子则会雄性勃发，只觉得有一股从未有过的活力，直想轰轰烈烈地直冲进那黑黢黢的椭圆形岩洞里去。通常，许多后生男女的头一回野合便是在莫弋岩里虔诚而愉快地进行。这里的人们若是碰上了正在野合的男女，不是愤怒不是反感不是羞怯，而是当即发出高亢热烈的呼叫声，只一声“噢”，空阔幽深的岩洞回音激荡，痛快而神圣。呼叫者痛快而神圣地离去。那一声呼叫简直就是对那一对做爱者的赞叹，有点儿妒嫉的赞叹。

2

岩洞里的黑暗特别沉重。岩洞里不动声色流淌的暗河凝固了一样。欧阳雄面对着沉重的黑暗和凝固的暗河，觉得自己也沉重和凝固起来。不过，他觉得这样很好很爽神。沉重并不是坏事，人有时会愿意沉重。凝固一时也很有必要，尤其是当他厌倦于喧哗和骚动的时候。欧阳雄这时就为自己感觉得到的沉重和凝固隐隐地感动起来。

一星期前，青年作家欧阳雄还在桂林的漓江笔会上，疲惫地笑，疲惫地与同行们惊呼重逢，疲惫地与师范大学学生们谈创作而又疲惫地听取虔敬的颂扬，疲惫于灯红酒绿之间和红地毯人造大理石地板之上。他不能不这样按主人的期望行事，不然人家会说他傲慢然后再判定他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他又十分地不愿意这样装出表情，一方面是为了他素有的淡泊心境，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了同一个创作室同为卅六岁同写小说又同来参加笔会的乔力老兄的目光。那目光时时在提醒他，你不是正在被纪检会审查桃色事件即将公之于众了吗？你怎么还能碰杯微笑签名题字谈文学听任小年轻尊称你欧阳老师呢，你以为远香近臭到了广西别人就不晓得你入党转正延期的底细？政治上的异端倒可以被人们视为英雄而道德上的叛逆则难以有美妙名声。你难道一点也不为自己为文正路为人正派的名声的坍塌痛苦？你应当痛苦！乔力老兄的目光尖锐得要他痛苦起来。欧阳雄觉得很困，没得神气去应付这目光。乔力又不是今天才认得。一张黧黑的面孔不苟言笑的表情曾得到他和许多人尤其是许多女人的赞叹，深沉！他就用这付小号高仓健深沉的面孔与种种女性作深沉的交往，深沉得谁也无法探测的交往。然后，那一天，当欧阳雄正式提出离婚的消息在作家协会大院炸响时，他就深沉地同哥儿们说道，太刺激了！欧阳这个中原老汉，笨瓜！玩玩可以，离婚，没门！老子女朋友有的是，谁提出要我离婚同她过，赶快滚蛋！这便是他的全部深沉。作协主席高远老师竟然引用这番话来说服欧阳雄。欧阳雄当即就为高远老师难过，为乔力难过，为那些或许还真诚地爱恋着乔力老兄这位颇有些知名度的小说家的姑娘难过。没有真诚的镂心刻骨的爱，真是人生的最大的缺陷。有缺陷的人往往会对健全的人生出病态的目光。因此，乔力的目光只是一种病态而已。欧阳雄有时似乎动了点恻隐之心，回报他一回宽慰的目光，表示心领了。

可是毕竟使人讨厌。恰好一个地下暗河调查队也住在湖滨饭店，欧阳知道了，忽生奇想，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提前离开了笔会。他巴望赶快躲开市俗的纷扰，这一躲便躲到广西西北山区里来了。

调查队在勒达山区一连发现了三个暗河口，需要弄清它们之间是否相连，尤其还想弄清它们与山那面的红水河的关系，这样就在三个暗河口投放彩色圆球形的浮木，然后分头在各个河口观察。欧阳雄和一个叫做蓝登的壮族后生被分到莫弋岩来。下午才到，蓝登去寨里联系吃住，欧阳雄就自报奋勇下到岩洞里来观察。

可是他懒得把那只电瓶灯打开。他一动也不想动。暗河里已经拉好了拦河网，彩色圆球漂到这里，自然会被网住。这时候他不需要任何一点光亮，这时候任何一点光亮都会搅得他心烦意乱。

他想摸摸上衣口袋里的两封信，忽然又觉得极其无聊。算了。记不准信塞在哪只口袋，他想摸一摸，可还是觉得无聊。算了算了，他心里嚷道，象在驱赶什么不快的念头。其实什么都驱赶不开的。两封信没去碰，而两个女人的面孔却冒到眼前来。他首先想到的总是他的妻子唐颖。那张白净的脸庞似乎不曾有过红潮（其实当然有过，譬如欧阳头一回拥抱人家的时候），即使很愉快的笑也总是平静的。过去是深蓝色现在是浅蓝色灰蓝色的上衣衬着那份少见的平静。头一回做爱，是新婚前的一个月。她倒在欧阳凌乱的床上。欧阳的脑袋里已经凌乱成一团旋风一团乱草一团火球，而她，竟然还在平静地微笑（对了，脸颊上只一点微红）。也算得上

是不动声色了。当时他的心上即刻掠过一丝阴影，对她的贞操起了疑心。好在这疑心当即便让鲜红的事实打消了。半年前，他提出离婚，她也只是平静地惨白了脸，噙着泪花摇头。当时他甚至莫名其妙地巴望她大吵大闹一回，痛痛快快。可是她不会。她没有激情，做爱没有，伤心时也没有。易雨来了一封信，请求她让出做妻子的位置。她竟然没有任何愤怒的表示。欧阳在事后半个月才知道。他为这个不会愤怒的女人而愤怒。面子，她说，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欧阳，只要你改，我忍下来，面子，欧阳！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哀求道。然后是分居。他住到作协的写作室去，唐颖竟然一声不响地带着女儿小柯来给他送衣服。他觉得窝囊透了，有一拳打了个空的窝囊。这封信很简单。她的信永远是那么简明扼要。女儿十岁生日，盼望爸爸回来。她知道欧阳爱女儿，便在信中永远只谈女儿。小柯感冒了。小柯亲你的照片。小柯被同学欺负。小柯考了全班第一名。欧阳惊诧，这是一个妻子面对正在闹婚变刚刚被入党延期转正的丈夫的正常态度么？她怎么能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呢？如果换上易雨，将会怎样？

易雨肯定会挺着胸笔直地匆匆走开去，或者黑瞳仁会燃起两点黑火，或者浓黑的眉毛扬起，或者浓黑的披肩发飘起，潇潇洒洒。易雨不如妻子丰满，但她有生气，活泼泼的生气。她急促地喘气。她激烈地扭动。她颤抖。不是假装出来的，而是情不自禁。这他能感觉得出来。别同我讲你的女儿，她沙哑着声音说，别同我讲将来，我晓得你是不敢要将来的，她闭上眼睛绝望地说道。终于，她来替他也替自己争

取将来了。她给唐颖大姐去了一封信，又发了一封电报“雄昨晚在我处，请放心，请三思”。最后，又一封信寄到作协党组：请处分欧阳雄，以便我们结婚。直到这时，欧阳雄才感觉到那穿火红色羽绒服的姑娘是裹着一团火走到他跟前来。这团火一下就把他背上沉重的包袱和耻辱的假面具烧掉了，使他忽然有了一些悲壮感崇高感，忽然对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名句有了深切的感受。欧阳雄临离开桂林时接到她这封信，嘱他放心到山里去，免得坏了心境，剩下的事全由她来应付。这样的信，不要说看，就是摸一摸，欧阳这个男子汉也感到惭愧不已。这时想起来不禁浑身躁热。他忽然又想即刻离开这漆黑闷人的岩洞。他想清爽一下发木发昏发热的脑袋。

欧阳雄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觉得应当想些别的事情，然而什么也没想起来。一瞬间这沉重的黑暗廓大了，仿佛无边无际。他赶忙打开电瓶灯。淡黄色的灯光照在缓缓流淌的暗河上。彩色漂浮物还没有出现，而且也不晓得会不会出现。他关了灯，心情似乎舒坦了些。

他巴望彩色漂浮物能在莫弋岩暗河出现。他莫名其妙地祈愿这些暗河相互连通，甚至莫名其妙祈愿大地之下的所有暗河都相互连通自由流淌。他觉得暗河真是奇妙的自然造化。地面上，大山，森林，木楼，芭蕉树，男人女人，总是那么稳稳当当，象是不曾有过别种样子的过去和别种样子的将来。可就这一切的下面，流淌着一条大河，一条不动声色而又浩浩荡荡的大河。欧阳雄在桂林头一回听说有暗河，立刻感到隐隐的激动。一般说来，欧阳雄已经很不喜欢

为某种自然景物动感情了。什么举首望明月啦，什么感时花溅泪啦，什么露珠小草啦，他总觉得这一类感动是一种大学生式的激情，可爱可笑的幼稚。可是现在面对着暗河他也生出这样的情感来，而且是真诚的。这种真诚的情感竟促使他远天远地跑到陌生的桂西北山区来。

蓝登那个壮族后生就一点也不能理解这位作家的感动。蓝登是山那面红水河边上的人，调查队雇来的临时工。人长得精干，只是脸上嫌清瘦了点。欧阳雄问他，在寨子里不好吗，出来奔波干什么呢？那清瘦的脸忽然就有了淡淡的红晕。想找个女人，他说，想讨个老婆咯，他有点腼腆地说道。他说他们寨子靠的是穷山恶水，女人家不愿进去，前些时有个后生病得差不多要死了，忽然大哭起来，吵浮了一个寨子，后生讲他长恁大了，要死了，没有见过女人成哪样。蓝登说着，咕咕地笑起来。蓝登平素间很少笑，若是谈到女人却一定会笑，先是腼腆地笑，接着就咕咕地笑，很满足又很不满足的样子。老欧老欧，什么是接咬（吻），哪样才叫做接咬？他把一双细眼睛瞪得贼亮。欧阳雄把接吻的技术要领向他传授了，他就开心地大笑起来。嘴巴不臭吗？他作出一付恶心的样子。嘴巴臭得象毛厕坑，接吻不臭吗？恶心的神情里包藏着向往。蓝登廿四岁了。廿四岁的山里男人渴望女人。尽管他不会有欧阳雄对于暗河的种种感动，尽管他不懂得接吻，他们之间还是融洽了。欧阳雄觉得同蓝登谈这些比同文学界同行们谈要好得多，同他谈感到真诚，一种生命的真诚。在黛绿色的山林里，在洁净如洗的黑色山石上，在空寂的岩洞里和涌动着的暗河旁，同一个穿着黑色衣

服的还会淡淡地脸红的山里后生谈男人女人的事，谈人的种种本能和愉悦，会有一种自然的感觉，让人感到神清气爽。

一道雪亮的手电筒光洞穿了黑暗。欧阳雄心里一振，蓝登回来了。虽说刚认识三天，并且是今天刚结伴出来，这时候蓝登就是他在勒达山区最亲近的人了。蓝登急切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他则亲热地应着。女人，蓝登急切地说，女人同一只熊一起走，在洞外面，你去看，蓝登喘着粗气说道。欧阳雄还没来得及问个明白，便被蓝登拽着，跌跌撞撞出到岩口。暮色已经很浓，远山近树都蒙上一层灰蒙蒙的雾霭。岩口的一条小路上，果然有一只黑熊尾随着一个女人缓缓地往寨子走去。女人背着背篓，把胸脯挺得很高。蓝登说，刚才我在近前看了，蛮嫩蛮爽看的嘅。蓝登又恨恨地说，妈的，不去同男人走，倒去同狗熊做伴，可惜。欧阳雄不禁好笑起来，就拿话撩拨他，你打死那只狗熊，女人不就同你做伴了？蓝登越发发起恨来，只要那个女人肯，我白手打死那只熊！

3

勒达寨的许多人家有驯养小动物的乐趣，养狗饲鸟自不待说，有的养果子狸，有的驯一只毛獐，他们相信人同自然总有灵性相通。欧阳雄和蓝登看见的那个女人，叫做蜜，她家驯养的便是一只黑色的狗熊。

三年前，蜜的男人在新婚后的一个月里打死了一只母

熊，同时亲亲热热地抱回了一只熊崽。母熊被全寨人血淋淋地剥了皮分食了，熊崽却让做新娘的蜜喂养起来。新娘巴望做一个好母亲，早早就蓄满了浑身的温存母性，熊崽便如一个婴儿享受起母爱来。她把它叫做依，依在壮语里是对孩子的称呼。她把依养在紧接洞房的堂屋里，让她时时同种种人熟识，巴望它通人性近人情同一个人一样。熊崽大了一些，有时野性发作，趁人不备独自钻进寨边的板栗树林里去玩耍。蜜回来不见了她，立刻就四处唤它，依，回家啰！如同呼唤一个娃崽，柔柔的喊声在黄昏的雾霭里飘荡。她的依有时就一蹦一跳地跑回来，茸茸的黑毛轻松地飘抖，让人觉得同那母亲的声音一样柔顺。有时，熊留恋山野，留恋它原本应当居住的地方，忘了异类母亲的呼唤，那异类母亲便寻到板栗树林里来，拍打它的大脑壳，嗔骂它发癫发瘟，这样它就乖乖地让蜜赶着回去。若是熊钻到莫弋岩那边去，蜜就必定变了脸色，撅一根竹枝抽打这冒险的娃崽，她怕依跌下暗河死去。

熊长大了，虽然照旧尊重母亲一样抚养它的蜜，但是蜜已经有了真正的娃崽，顾不上它了。这样熊就同蜜的男人做伴。蜜的男人去种苞谷，它就在地边追逐花蝴蝶或者蚱蜢，永远没有收获地忙乱半天。蜜的男人去打柴，它的背上就驮上一捆木柴。半路上它发作了野性子，把木柴掀到地上，男人就象骂一个不成器的娃崽一样咒骂它。它当然绝不应嘴答舌。它会象一个知错就改的娃崽乖乖地重新驮上木柴。

无论怎么样，寨里人总还是把这只熊的可爱归功于蜜。蜜的名字起得很好，寨里人都这么说。她的全名应当是蒙蜜

花。壮族人称呼熟识亲近的人，习惯只叫那人名字的一个字。按说蒙蜜花应当被称作花，可是壮族叫做花的姑娘太多了，为了区别，她便被叫做蜜。被叫做蜜的女人是少见的。壮族人把母亲就称作蜜。一个姑娘很早就被寨里人叫做母亲，她母性的天良早早得到了启蒙，一颗母亲的心早早就成熟起来。蜜的胸脯还不曾有一点动静，她的性格里就有了一个母亲的柔顺和温存，就是走路，也总是十分平和的样子。当姑娘的胴体全部成熟起来之后，她越发拘谨，走路总是尽量含着胸，为的不使那丰富的乳房影响别人的心思；两条修长结实的大腿尽量并拢得紧一些，时时做着维护纯洁抗御外侮的准备。她从老林子里嫁到勒达寨来，嫁到以一座巨大的岩洞口作为对巨人的母亲崇拜的地方来，新婚一个月，她就以蜜的名字和对熊崽的抚养在全寨人面前树立了蜜 母亲的形象，以此证明她将无愧于在那巨大的岩洞口做一个母亲。而尤其奇妙的是，当熊崽长成了比蜜还要粗壮的汉子之后，蜜又有了一个母亲对于成年儿子的顺从体贴和依靠的感觉。

熊似乎也有了一个成年汉子的许多感觉。壮族的汉子们对待家里的女人总不是太温和的，在他们看来温和简直就是一种轻浮。男人对蜜总是冷冷地说话冷冷地扳起面孔。熊跟了男人，也对女人冷淡起来，总是一付爱理不理的样子。蜜唤它吃东西，它不肯立刻过去，而是慢吞吞的做出一付吊儿郎当的神气。客人来家，它只是斜了一对细眼睛把来人打量一番，摆一付不屑理睬的傲气。蜜那两岁的娃崽爱同它玩耍，它则完全听之任之，让他骑，任他打，随他揪它的毛，